

仪式· 音乐与婚姻

—青海互助土族传统婚礼及其
音乐的调查与研究

● 祁慧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377700

仪式·二

青海互助土族传统婚礼及其音乐的调查与研究

音乐与婚姻

● 祁慧民 著



馆藏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37770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仪式、音乐与婚姻——青海互助土族传统婚礼及其音乐的调查
与研究 / 祁慧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5004 - 9088 - 3

I. ①仪… II. ①祁… III. ①土族 - 民族音乐 - 研究 -
青海省②土族 - 婚姻 -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 研究 - 青海省
IV. ①J607. 2②K892.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5291 号

责任编辑 官京蕾
特邀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本书是作者在十余年前交出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充实修改后完成的一本专著。全书集中讨论了生活在我国青海省互助县土族人的传统婚俗及其仪式过程中的用乐。

读者或许要问，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且是十多年前的“旧作”，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才正式出版？

我想替作者回答这个疑问。

其一，我们都知道，婚仪是任何民族人生礼仪中最重要也最普遍的礼俗之一。在我国，相关的文献记载从未中断。《礼记》、《仪礼》记述了上古时代人们的冠、婚、射、乡、燕、聘等多种礼仪，唯论及婚仪时，特别加上一句：“婚礼者，礼之本也”，可见早在古代，它就被看成人生礼仪中的大事。正因如此，我国各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映本民族宗族制度、宗教信仰、人生价值的婚俗礼仪及其音乐，并成为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我们注意到，在中国高速的现代化经济建设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挤压中，包括婚仪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自守能力一天比一天孱弱。其变异速度之快、程度之深，皆出乎人们的意料。而以我自己数十年的亲自观察、感受，婚仪比丧仪、祭仪等变化更快。原因之一是婚仪的当事者是年轻人，求新求变原本是青年人的天性。加之，从民国以来，就有人高调号召彻底摒弃“旧式”婚礼而全盘挪用新式（即西式）婚仪。此情之下，传统婚仪普遍式微乃至消失，就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如今，不仅在城市，就是在一些偏远的山乡，“婚仪车队”、洋鼓洋号也随时可见，“现代化”让传统婚仪的存在几乎失去了可能性。神州大地上，真正原样保留着本民族传统

婚仪及音乐的民族究竟还有几个？我没有精确统计，但我愿意负责任地说，在不多的地区和民族中，土族婚仪及音乐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对它进行考察、描述并做人类学解释，就不能说无足轻重和没有意义了。我甚至敢说，现在土族传统婚仪的情形与作者当年考察时的状况相比，肯定又有很大的丢失和衰微。如此，本书所记所叙，就更有它特殊历史和文化价值了。

其二，作者本人对土族文化及婚仪的关注，远在她攻读硕士学位之前。大约是1996年，美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凯文·斯图亚特（Kevin Stuart）在青海做土族文化的人类学考察，特邀请本书作者加入，并开始于《Asian Folklore Studies》、《CHIME》等杂志上联名发表文章。由此，作者一方面进入土族的传统文化世界，一方面向斯图亚特教授学习人类学的理念、方法，获益良多。翌年，她考入西安音乐学院，被指定读“音乐翻译”专业，师从戴明瑜老师。未料，戴老师于1998年突然病逝，时任副院长的鲁日融老师在此“紧急”情况下，建议由我代为指导。理由是西安音乐学院是我的母校，我又是鲁老师的学生，而且我还有过在青海考察土族音乐的经历，等等，于是我很痛快地就答应了。如此阴错阳差，并遭遇了这一连串意外的、突发的变故后，作者倒顺其自然地走进民族音乐学领域。从此，她就一头扎进互助土族聚居地区，以极大的热情、浓厚的兴趣徜徉于这个古老民族的音乐生活中。虽然于十多年前就完成了有关土族婚仪音乐的学位论文，但她从未止步，而是让自己通过反复观察而获得的感悟逐渐沉淀，由婚仪过程中所见之事、物、人、乐而思考、探究其背后的象征、隐喻意义。期间，既研读了相当数量的人类学经典，又锤炼了民族音乐学家对文化当事人的敬重态度和责任感，力求给音乐事象以较准确的文化学解释。不管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但与某些一获通过就匆忙出版的论文比，本书至少多了一种审慎和“陶养”，并经历了对考察者的较长时间的“自审”，仅此一点，我就深感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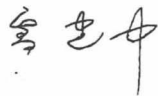
其三，对于土族婚仪音乐，我本人有过两次采录经历。第一次是1983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了几个不同的“花儿会”赛歌活动后，专程到互助县，请巴干才让、东明寿、东明福等优秀的土族歌手依照婚仪次序为我们唱了全部“婚礼歌”，他们边喝酒边唱，情绪饱满，风格浓郁，但最大的缺憾是脱离婚仪现场，婚礼歌成了完全孤立的“民歌联唱”，而没有婚仪的“现场感”。第二次是1998年，我和萧梅陪同奥地利国家音档馆馆长许乐（Shüller）考察甘、青民间音乐。由于季节关系，碰不到实际的婚仪，只好到一个土族村寨，请当地同行代为“组织”了具有一场展示性质的婚礼。其中，担任媒人、“纳什信”（代表男方迎亲的歌手）者，跳“安召”（土族传统舞蹈）的阿姑、图热闹的男女村民，都是按照传统婚仪盛装出席，即都是“真”的，唯一不真的，是新娘。当天的“组织”，非常逼真，参与展示的村民也都很投入。但内容仅限于“迎亲”礼仪，“送亲”及在新郎家的诸多事项，都未继续进行。严格地讲，第一次仅是婚礼歌曲的采录，婚仪的过程全部通过歌手的叙述。第二次是应我们的要求，让歌手、民众把实际过程“演示”一遍，我们甚至还作为宾客适度参与。但它仍然不是民族音乐学意义上的个案考察。尽管，作为“局外人”，我比第一次获得了有关土族婚仪更多、更强烈的“场域”感，但其中“不自然”的痕迹以及因为我们要求重来而出现的临时“断裂”，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婚仪不可能出现的。

与我的经历不同，本书作者对土族婚仪的考察研究，有明确的学术目标，也有长时间、反复多次的观察、参与、访谈，由此获得的口碑资料和观察记录也就更具鲜活性和真实感。加之，作者未满足于事项过程的罗列和描述，而对婚仪中的重要人物、动物、用物、色泽等与土族传统思维、信仰、宗教观念的内在联系，进行了不断的思考和追问，将婚仪及其音乐定位于土族传统文化综合体中的一项加以多角度的解释。由此在理论品质上较之以往

关于土族婚礼音乐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超越。

鉴于上述原因，在当年给作者的评语中，我写了以下一段文字：“该文是作者在多次、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土族婚仪是根深蒂固地保留在土族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事象之一，也是今日中国各民族中最具完整形态、内涵十分丰富的婚仪之一。因此曾引起诸多学术领域学者的广泛注意。但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一份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报告。该文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第一次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反复、细致、深入观察之后，对仪式的全过程做了真实而又较为全面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在充分把握婚仪不同阶段、不同主题内容的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对其中的人（民俗事项中具有某种社会性含义的角色）和物（从古老传统中残留下来的宗教信仰乃至图腾崇拜的遗迹）做了剥离式的分析研究，从而较深刻的揭示了婚仪的某种历史文化内容。这可以说是论文的第二个特色。在婚姻的音乐研究方面，文中通过图表显示了音乐对于婚礼仪式的直接依赖性，这无疑是大多数仪式音乐存在的基本前提。但作者又指出其在整体结构方面运用了主插体式，证明了该婚仪音乐在依附仪式的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相对独立的逻辑关系。这可以说是作者在考察研究方面所获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沉淀”“陶养”了十几年的这本著述，不仅保留了原有的长处，而且在有些章节有较大的改动，使其具有更加突出的民族音乐学理论色彩。在当下，这种执着的探求精神，显得十分可贵。愿作者保留这份执着，在土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方面再接再厉，时有新作！



2010年8月1日

草就于京北

永泰园·思仁斋

序二 古歌今典的解读

古歌很多，有咏史的，有祈神的，有敬祖的，有祀天的，当然，也有歌唱人类自己的繁衍和生活的。说起人类种族的繁衍就必须提到爱情和婚姻了，这一类歌曲我们这片土地上也是多多，论古代的，谁不知道那首著名于中国音乐史的《候人歌》？“候人兮，猗！”这是《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录的可能是最古老的情歌了，四个字有两个是语气词，意思是“等着你啊，哦！”，多么热切的感情，多么纯真的表达！议现代的，无人不知有陕北的《兰花花》：“三班子那个吹来，两班子打，撇下我的情哥哥，抬进了周家。”真的是唱尽了这个苦妹子的心情和希望。婚姻作为人生礼仪之一，乃是一件大事，因此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婚礼音乐，伴嫁歌、婚礼歌、媒人歌、哭嫁歌、迎亲歌，等等，许多著名的民间乐种如北方的冀中音乐会、山西八大套、鲁西南鼓吹乐、南方大量各地的鼓吹乐以及少数民族音乐，等等，也是含有许多婚礼曲的，如《大开门》、《小开门》、《万年欢》、《拜花堂》、《抬花轿》、《喜新婚》、《双合凤》、《玉芙蓉》……难以数清中华大地上到底有多少这类寄托了人民美好愿望的乐曲！可以说，哪里有人，哪里就有民间婚礼音乐，如果有人把我们中国民间的婚礼音乐编一个总集，那一定是个充溢着“喜”字的音乐海洋！当然，这样一个总集是必须建立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方的婚礼音乐的考察和研究基础上的，祁慧民博士的这部著作——《仪式、音乐与婚姻——青海互助土族传统婚礼及其音乐的调查与研究》反映的青海互助土族的婚礼歌曲，就是中华婚礼音乐大全中的一个可贵篇章。

这部书的特点何在？有什么值得读者回味的呢？

其秘密也许就表达在书名中。

“仪式”与“婚姻”，可以说贯通于任何民族的生活中，“仪式”是人类的一大发明，蕴涵着一个民族、一个地方的文化密码，“婚姻”则是人类生命繁衍行为“文而化之”的成果。在我知道的民间婚姻仪式中，甚至还存在着“结构遗传”的规律，比如在陕西临潼，结婚的传统礼仪里有“送灯”的环节，过去是送“灯笼”，后来是送“手电筒”，再往后是送“台灯”，关键是，送灯笼（A）时先不送蜡（B），次年孩子出生了才送蜡点灯；送手电筒（A）时不送电池（B），也是孩子出生了再送电池见光；送台灯（A）则不送灯泡（B），还是孩子出生了才送灯泡点亮。物质形式不同，符号思维则是一致的，“送灯”中A、B两个符号连接的结构完成，其实是接续香火，祈福添丁的观念物质化仪式，这个“结构遗传”行为方式很可能隐藏着临潼这个地方的文化密码，甚至可能衍散到该地其他民间文化中，因此注意仪式研究是文化人类学最须着力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类自身繁衍活动“文而化之”的成果？人类从乱婚阶段、群婚阶段、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阶段，步入了文明化的一夫一妻制，经过了不知多少万年，许许多多特异的婚姻形式，表明人类自身演化的历史，其实也是人类文化演化的过程，“文而化之”，从野蛮到文明，从“混乱”到“有序”，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土族，但土族婚礼不“土”，也不“野”，而是很“文”，也很“雅”，需要注意的是土族“文而化之”的内涵不同于汉族或其他民族的独特性，我们观察各异的婚礼形式，一定会得到许多关于文化演化的知识，这本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领域，音乐人类学岂可自外于此一蕴藏丰厚的课题？而更值得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婚礼中不发出音声，且只要出现音声，就是音乐学家研究的对象。在婚礼活动中，可能有色彩符号、方向符号、物象符号、动作符

号、音声符号，等等，它们都可能含有深层象征意义，音声符号的解读因此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祁著书名把“音乐”置于“仪式”与“婚姻”两词中间，个中深意恐怕正是领悟到音声在人类仪式与婚姻活动中的“联系性”位置和“关键性”作用，它是婚礼开始符号，也是婚礼结束符号，还是婚礼活动的阶段符号，更是婚礼中某些观念的符号，它不仅起到形式化作用，还起到文化单元定形作用，研究婚礼音乐，毫无疑问是音乐学家们应该致力的工作。

祁著不是纯理论著作，它是针对具体对象的调查、分析和思考，把一个古老民族的婚礼仪式和婚礼歌曲作为研究课题，仿佛“古歌”与“今典”在这里汇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展开。为什么是“古歌今典”？我们细细吟味这些婚礼歌曲，其音乐曲调之古朴，语言声韵之久远，身体符号之内涵，仪式过程之史影，无不可说其非常之“古远”，而这些文化要素却是今天时态的，是现在进行时，故也无可怀疑的是“今典”，当然也是传统的现代，现代的传统，“古乐尤今乐”的老话似乎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本书四个章节加导论、结语以及三篇附录，以研究对象的人文地理、民族溯源、传统婚礼仪式、音乐分析、学理性解读为内容，完成了对青海互助土族婚礼仪式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作者以自己扎实的田野工作，获得了本学科的学术合法性，也以自己的研究完成了对土族人民的回报，更实现了从教师到学生再到教师的三级循环，好比是一个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第三个阶段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升华，我相信作者一定有许多书外的体验没有写进来，哪一个做过田野工作的音乐学家没有动人的情感经历和灵魂震撼呢？

音乐学术研究，需要对对象、理论、前人成果三个方面的基础，其中对象的存在和了解是第一位的，而读此书的一大感受就是“田野”，作者扎实的田野工作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勾起了我

自己做田野工作的记忆：30多年前，我在南方的一个地方考察民间音乐，一位瞎眼的婆婆为我唱了一首《哭嫁歌》：“奶呀，娘啊，媒人烂肚肠啊！”，深陷的眼窝里隐约闪动着浑浊的泪光，语言与音调结合着成为闻一多先生所谓“长言”，也就是人类初始的旋律，我不知道婆婆的故事，但这朴素的两句歌调却表达了她难言的痛苦，那歌声使我至今不能忘怀，包括那屋里的气味、泥土、农具和不惧人的鸡狗，都还鲜活地存现在我的头脑里。为什么我们要重视“田野”？因为它先在地规定了对象的性质、状态，甚至未来。田野是人的田野，没有人它就是荒原，虽然按现象学哲学家说，人是“被抛”进大地的，但是他却在这里“涌现”，大地始源地与人的本体性存在有关。音乐人类学研究当然不能不见“人”，“人”作为文化承载者、发言者，是本学科必须了解的对象，我们亲近他，了解他，进入他，才可能成为合格的研究者。慧民同志做到了，而这个“做到”，却是含着情感、敬畏、思索和热情的，任何一位做田野工作的人恐怕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吧！本书一个最值得读者注意的内容，是作者采访过的那几十个歌手在附录中的存史价值，或许几十年、数百年后的人们将在这里读见他们的身影，了解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的音乐性存在。

慧民同志的书中还引入了多种理论工具，反映了作者宽广的学术视野，当代人文学术要求的，不正是“地方性知识，国际性学术，世界性眼光”吗？没有地方性知识，我们就没有立足点和发言位置，很可能成为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无依托表演者”而呈现“无声”状态，哪怕你“说”了，仍然等于没有“说”；而没有国际性学术，则你“说”的东西很可能人家听不懂，因为没有可以理解沟通的共同“语言”，学术语词和研究方法如果不能通约，则中国音乐学术想进入“世界”是很难的；而所谓世界性眼光，是指对本学科前沿的了解、对本学科和跨学科知识的会通以及学科史的前瞻，否则你会把百年前的某些观念当成宝贝，可能

把人家已经丢弃的方法当成包打天下的神器，甚至不知道哪些是已经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观点，还在叨念着，引用着。外来理论的学习、消化和运用，乃至至于化为自己的驾轻就熟的研究工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慧民同志的发言位置感很强，她始终紧扣住“地方性知识”这个关键，在田野工作上狠下工夫，这就有了成功的第一步；而在西京和北京的学习，则加强了对于国际学术的了解和打开了世界眼光，这就有了本书现代学术的色彩，“古歌”与“今典”才可能相会于此，“传统”与“现代”才可能在这里对望。

学术创造有两种可能，一是完全的独创，这是极少人能够达到的，是谓天才；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行，这正是大多数人的道路。本书作者对于本学科、本课题的已有成果是熟悉的，反映了作者正确的学术观和价值方向，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她称述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对前辈专家的谦虚学习，也能见到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征引，对其他学科研究资料的重视，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不足的话，我以为，一是在大量引证各种学术思想时，容易因其“繁”，而显出“杂”，学术的纯粹性难免受到影响；二是公共知识的摄入如一般人文地理、族源社情等，可以再精减一些，毕竟对于本书这些都只是背景性内容；三是希望能够有音响碟片的配套，音乐学著作才不至于成为“文学”读物。

音乐，本质上是人类的声音文化，它往往比其他文化样式更深刻地反映其创造者、承当者的生命在世状态，我确信读者可以在本书中体味到土族人民的生活和民族性格，在细细吟味他们的歌曲时，仿佛进入了大地和人民的深处，人不仅诗意的居住，也诗意的歌唱。

是为序。

罗艺峰

2010年8月于西安·听禅楼

内 容 提 要

互助土族传统婚仪及其音乐在我国众多少数民族风俗和民族民间音乐中实属一朵奇葩。

借助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对互助土族传统婚仪及其音乐的分析，作者认为，当代互助土族人信仰藏传佛教为现实，并不能掩盖历史上该民族曾拥有更为原始的马纳和象征性器物的崇拜，以及萨满教的事实，这一点在互助土族传统婚仪中清晰可见；婚礼人物角色中阈限与交融及罚与敬共存现象的保留，不仅揭示了土族婚仪所包含的丰富而又深刻的社会学内涵，也是古代抢婚习俗在现代生活中依然顽强存在的明显痕迹。

互助土族以羽调式和商调式为主要调式的婚礼歌，在音调结构上，《哭嫁》歌以 mi, sol, la 四度范围内的小三、大二的音列孕育出了婚礼歌独具特色的四度“三音列”结构；乐句内部结构主要以奇数小节形成的对称，使乐句在结构上得到平衡；这种具有五声音阶“三音列”和乐句平衡特点的婚礼歌表现出一种较强的原始性。婚礼歌整体的“主插体”套曲结构与其依托的仪式一脉相承，其音乐结构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歌曲体裁中存在类似于“回旋曲”或“循环体”结构的活化石，这为我国民族曲式歌曲体裁的套曲结构提供了一份有力的证据；这种单一音乐形象、单一性格和情绪为主体的婚礼歌曲式结构，以其主题突出、鲜明、易于记忆的特点，使互助土族婚礼歌代代相传。

从互助土族婚姻仪式与仪式音乐的关系来说，婚姻仪式对其伴随的音乐产生了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作用和影响。仪式的主导性

和仪式音乐的依赖性，决定了仪式音乐凭借仪式的丰富内容涵盖日常生活中与仪式内容相吻合的音乐表演形式和内容。仪式的功能性决定了仪式音乐具有整合性的音乐特征。而源自于音乐体现于仪式的音乐的概括性，则对仪式进行的发展方向和过程产生了影响。

Wedding Traditions and Related Music of the Huzhu Monguor

The traditions of Huzhu Monguor stand out as among the most prominent of minority cultures and folk musics in China. This book examines the wedding traditions and related music of this minority through the techniques and theory of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ethnomusicology. The analysis of the wedding ceremony and related music reveals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society, which seem to reflect the influences of both matriarchal and patriarchal systems. Although modern Huzhu Monguor practice Tibetan Buddhism, there are clear traces of Mana and original shamanistic practices through traditions such as the kidnapping of a bride. The *Zhu Cha Ti* structure of the traditional Huzhu Monguor wedding songs is reminiscent of the modern rondo form, or *Xun Huan Ti*. It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rondo form in Chinese minority folk songs.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lody structure in the song "Bride's Lament" is the use of three principle no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pentatonic scale. It shows the strong melodic influence of these original forms.

Another focus of this book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dding ceremony and its music, which has long puzzled many musicologist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inner meaning of music in its cultural context--that is, as an integrated part of the wedding ceremony. This

include the details of the rituals expressed in this unique music, how the rituals integrate with the music and lyrics throughout the wedding celebration, and why both ritual and music are important in the society of the Huzhu Monguor.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人文地理环境	(1)
第二节 民族溯源	(7)
第一章 传统婚姻形式与仪式	(16)
第一节 婚姻形式	(16)
第二节 婚礼过程	(22)
第二章 婚姻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41)
第一节 仪式参与者	(41)
第二节 马纳与象征	(71)
第三节 仪式分析	(96)
第三章 婚礼歌音乐分析	(109)
第一节 音乐曲式结构分析	(109)
第二节 乐段结构形式及特征	(148)
第三节 乐句结构形式及特征	(161)
第四节 核心音调之音程结构特征	(173)
第四章 婚姻仪式音乐解析	(186)
第一节 概括性	(186)
第二节 整合性	(191)